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空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空灵>>

13位ISBN编号：9787547013397

10位ISBN编号：7547013392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简媜

页数：1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带着你的多情的心，赴约　　古典诗中，我特别喜欢山水诗。
或许，跟幼年生长于山峦与海洋之间的兰阳平原有关。
在季节流转中不断变换的自然丽景，洗了我的眼，开了我的耳；夜晚自学校返　　家，一肩柔和的月光，一只突然跃过田埂的野蛙，比书包里任何一张考卷更能安慰年轻且茫然的心。
大学念梦寐以求的中文系，案头、床头书总有唐诗　　宋词，台大醉月湖畔柳深藏雀，我爱大清早独自去湖畔诵诗，享受着与大诗人们共游山水的乐趣，千年百岁的时间隔阂此时化成一尾知趣的蛇，静静缩在暗处，不出来惊吓我与诗人们的秘密约会；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我随他们登临山川，在亘古的苍茫里放牧灵魂。
马致远的《天净沙》曾选入中学课本，我这一代有很多学子被“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倏地把一颗心弄老了几十岁。
这就是山水诗迷人的地方，年轻的身躯还在春天，但心灵已绕过好几个残冬，储蓄了千百年前诗人们的感慨：关于家国社稷、游子乡愁、生命抒怀、忆旧怀友……。
故朝阳般的青春时光竟同时展现了斜阳心情，明明是一个爱笑爱闹的少年，却好似心里住了个历尽沧桑的旅人，因那风中雀影的提示，想及“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黄鹤楼，竟叹息起来。
《空灵》书中所选的山水诗，乃刻意成全心灵之旅的写作意图，故不着重原诗解释，而是心心相印的读诗感受。
希望，这书能像路边的一块告示牌，字迹可能有些斑痕，甚至缺漏，但读得出最清楚的句子是：依箭头指示，带着你的多情的心，独自往前走，不远处，有一群诗人等着与你共游亘古美景。
简媜 于2010年9月26日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这是对古之山水诗境的一次回拜。
在《空灵》里，简媜尝试撷取中国山水诗的悠然旷远意境，铺叙一趟心灵之旅。
全书以篇幅精短的散文组成，分为七卷，简媜则以第一人称分饰不同诗境中的旅人，于登山、踏野、游江、问樵、访叟、怀古等过程中，探问生命之谜，追寻内在的净土。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简媜　　台湾宜兰县冬山人，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
她的文字典丽灵诡、极富天籁感与哲思悟想，总于饭蔬饮水洞见生命底基，于寻常花草窥视天堂之钥。
曾获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奖首奖等多项台湾文学大奖，被誉为台湾散文第三代传人，也是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
著有散文集《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空灵》、《女儿红》、《红婴仔》、《胭脂盆地》、《私房书》、《下午茶》等十余种。
其中《空灵》的叙事瑰美灵动、意境神妙超逸，演绎出中国独特的美学之境。

书籍目录

第一卷　【空山灵雨】天光草舍石径爪痕月在青草榻上布衣老人梦鼾第二卷　【大漠孤烟】霜了两鬓喝眼前的酒生与逝乃同一棵桃树一株行走的草第三卷　【轻舟剪水】一只翠玉镯山水远方有更美的天国船是背叛岸的听舟子说流水栖在窗台的白鹭那人走时，只有星光送他第四卷　【野鹿眠山草】高歌本分第五卷　【独钓寒江雪】一竿冷春风送网相忘于江湖第六卷　【潮打空城 】孤寂眼中人带酒江月空城第七卷　【雪夜柴屋 】一口闲钟雪夜柴屋谁来谁做主

章节摘录

【卷一】空山灵雨　　你以为野兽出没的山最险吗？
不，　　你记得，空山最险。
【题西林壁】（宋．苏东坡）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天光草舍】　　我在天光初透的草舍里醒来，不确定今日的晨光将指引我步上哪一条旅路。
昨夜独品的茶，已经冷却，像经过的每一处驿站，都应该离弃，让它们如秋天的黄叶落了，落在记忆的湖泊上。
鸟声如牧笛，催促它所放牧的旅人应该出门。
木门前的槐树，此时安静地等候苏醒，它属于春所放牧的。
我会记得曾经有一间草舍收容过我疲惫的身躯，曾经木门前有一棵小槐树，与春天订过约的，现在，我要出门了，它忘了跟我道别。
草径淹没我的足印。
隔溪岸，早起的村姑娘正在浣衣，我听不见溪水被她们的手指戏弄得怎样喧哗，但我瞧见那更小的姑娘在两棵桃树之间架起竹竿，此时正从浣衣女的手中接过一件衣裳，披在竹竿上像摊开年轻姑娘的心事。
那小的一定瞧见我了，她像小蛇钻进草丛一般蹲在姊姊的身旁，耳语，两双眼睛哆哆嗦嗦地望我，又假装正在专注地浣衣，以掩饰她们更神秘的耳语。
她们会怎样说起我呢？
“瞧！
他多老态哟！
大清早赶哪根肠子的路？
”　　“我打赌他还未喝小米粥就出门的！
”　　“他上哪儿去？
昨晚才进村的，爹爹说来了个客！
”　　“谁家的客？
”　　“你问他去。
”　　“你心急，你问他去。
”　　“我打赌他会再回来，说不准明儿早，咱们洗衣裳，又瞧见他。
”　　“哟！
看你洗衣裳，你美！
”　　“他娶亲了吧，这岁数早做爹了！
”　　“你问他去！
他过桥了，嘘，他在瞧我们……”　　“我替你问：嘿！
哪家的，我家姊姊有话问你……”　　“死丫头你！
”　　她们这样议论我的吧！
但我知道，当桃花都开了春，她们会议论上哪儿买桃色的绣线针几件春衫；桃花流了水，她们还怕没处密谈吗？
赌哪一棵的桃子甜些，那赌输的定会噘着嘴说：“我顶爱酸的，怎样！
”　　我但愿时光永远以亲昵的姿态流过她们的生命，带引她们安憩于桃花坞，健壮的神永远聆听天真的姑娘的耳语。
那么，我是不应该走上前去，告诉她们一个旅人的故事，我多么害怕惊扰等待中的花苞啊！
旅人应该往生命的群山走去，探测路的险巇，丈量峰壁上青苔的长度，并继续以剩余的力气叩问山的真面目。
【鹿柴】（唐．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石径爪痕】　　我履着野兽的爪痕，登上山的石径。
莫要惊扰什么了，在愈行愈深的山里。
这冬与春正在密谈的季节，连阴晴也不辨了，我单薄的一个凡人，又怎能从山草眠睡的姿态猜测雪的重量，及风的千军万马？
那爪痕又该是哪一头兽的？
是频频回头的梅花小鹿吗？
抑是村牛，歇工的时候踱着步，来到石径上擦它的蹄泥，以为了断当日的红尘，便可以老僧入定。
在忧愁尚未发现我，成天只知道追逐小牛犊取乐的年纪，有一天，星空下，那蓄着白髯的邻翁问我：　　“你这双脚将来要走长路的，考考你，打比方说，你现时要上大山，遇到两个人，一个呢也要上大山，另一个呢刚从大山下来，你问谁路呢？
”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同，但故意很用力地想，要说个了不得的答案给他：　　“甭问路，爷，我熟！
”　　“我说别处的大山，你没去过的。
”　　“爷，我问上山的。
”　　他似乎有些惊愕，又和气地追问：“怎说？
”　　“唉，爷，有伴儿嘛！
那下山的急急忙忙赶回家喽，有工夫说话吗？
上山的一个道儿，咱们一块吃大饼抓猪雏，还喝酒哩！
”　　他嗯哼地吟哦一会儿，遥望远空的星点，仿佛回想往昔的事件；又像凝眸草丛里的流萤，从幽微的火光中预见了什么。
“如果，你的伴儿落了陷阱，死了呢？
”　　我不曾提防有此一问，觉得十分无稽，两个牛劲的人，会中什么陷阱？
山能有多险，了不得像中猎枪的大黑熊，都倒地了，还看不准几根毫毛吗？
我说：　　“不会的，爷，我们气力够！
”　　“若会呢？
”　　“那……，那我替他堆土馒头，往后捎纸钱。
”　　我突然感到黯然，仿佛真的死了伴儿。
我想明早去敲顺子他家的门，我刚刚拿他当伴儿的，他若死了我舍不得。
“堆了土馒头之后呢？
”　　“之后，之后我就一个人走了，爷！
”　　他与我都静默了，好像星光照临的远村近舍，都成了大小的馒头。
长叹之后，爷说：　　“你要记得，问那下山的！
”　　“怎说？
爷。
”　　他的银须在月光下丝缕分明，每一根都隐藏一季风霜似的，而此时又安静而完整地成为他脸庞的一部分，再也想象不出银胡之前，那张红润的少年脸。
“下山的，摸清山的脾气，告给你哪里是崖，哪里是谷？
你记到，年轻人仗着膀子硬，自以为抡拳就能扛山了，其实都是空拳，你以为野兽出没的山最险吗？
不，你记得，空山最险！
”　　我如今懂了，爷。
看似平和的山，晨雾刚从山坳缓缓漫散，缭绕于苍翠的众树之间。
众树各依脾性，或占据崖岸，或落籍于峰顶，彼此相安无事。
同样在时间的流域里推衍各自的情节，以至于一棵猛抽绿叶的小山茶旁边，竟住着行将枯萎的老槐！
山茶的嫩叶不能阻止槐叶的飘落，如同槐叶不能启示山茶的未来。
山只是静默，荣枯的故事，都在里面了。
爷，我懂您了。
在繁华的表象背后，每个人都是孤独者；指路人的话语依然留在耳内，但山已不是他登临时的山。

惊险的是，在空寂的山林深处，爷，我看见自己的影子长满青苔。
【鸟鸣涧】（唐．王维）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月在青草榻上】 歇宿在垒垒的石岩边，暮色看来像一匹稀薄的鱼网，网住了几颗幽微的远星，及一个游动的人。
蛇藤盘绕于树干间，我采来柔嫩的青草，铺设于地，今夜就结巢于此吧！
白日里拾阶而上，几经蜿蜒，倒也看出这山的走势；山势如一条游龙，峦与峦接合又相互推动，我藏身的这山便被另一座更丰厚的大山所怀抱，形成转弯的姿态。
两山之间的空隙就由瀑布来弥补，我必须登临得更高，才能亲闻初瀑的呼啸，此时在我不远之处，只是化身为山涧而已。
也许明晨，唤我醒来的，会是涧水那温柔的女声吧！
那么，晨间两位浣衣的姑娘，也与我共饮一条水了。
山底的村落已到吹灯时刻，她们已将心事折叠了，连同今日的衣裳放进柜子里吧！
村落在我眼下，已被深蓝的夜色拥抱着，偶有孤灯缓缓前进，那该是迟归的夜行者！
他以为自己最夜了，怎能测知还有更夜的人正目送他回归？
山的黑夜，让我分外沉静，从来不曾发现在完全的沉静里有一丝甘美，那味道不在舌尖，不在耳畔，也不在眼睛。
仿佛从我躺卧的青草茎里漫溢出来的，又像从遥远而又接近的地方，水溅在石岩上传来的一种回音，引起了甘美的想象。
但当我刻意去追索，青草与水声又失去原先的甘甜了。
我被自己欺蒙了吧！
沉静之所以可能甘美，是因为我的心与山悄悄结合了；而山何尝停滞过？
夜色的浓淡、星空里星子的移动、山涧的流畅、花树的翻覆，以及不知憩息于何处洞穴的兽的鼾声，共同和弦才完成山的笙歌——所有的生灵放弃了他们的武装，才得以如此静好。
我所体会的甘美，便是在无所欲求的心境下，成全了山又分享了山的馨香。
姑娘们窗前的桂花会在夜间飘落吗？
若我的胸臆已经呼吸了远村飘来的桂香，我也要欣然同意，她们也与我分享这一份静美了。
至于迟来的月与惊呼的鸟啼，就让山涧安抚他们吧！
山的笙歌不押韵，更能容纳弦外之音。
但那羞愧的月亮似乎为自己的莽撞感到不安，悄声地走了。
春山夜静，待我翻身，原来她已睡在我的青草榻上，忘了将灯吹熄。
【人月圆】（元．张可久）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布衣老人】 海涛的繁忙，为了承载帆船。
蜂蝶的繁忙，为了探测花房。
平地里吹起野风，乃为了成全一种空旷。
但是，繁忙的心，你企求着什么？
山中一夜，无梦。
却被吹落在脸上的叶子拍醒，天光从蛇藤的臂膀之隙流泻下来，像千万只山灵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
藤条似乎更老皱些，松萝从树干上款款地漫步于藤身，悬垂的丝缕，像遥远的往事，拂起我的记忆。
草榻经过一夜辗转，枯成干黄。
我仍记得昨夜沉静中所嗅出的甘美，带着青草的幽香，而现在，这些又都成为过去了。
得到的并不比失去的多，这该是生命里无法求全的难题吧！

当时一心想要的，以为要到了就等同幸福，但是得到的同时所失去的东西，却留给后来的自己慢慢去遗憾了。
人，如何能预先成熟呢？
在当时当刻就能看穿得失的轻重，选择众人以为是“失”的，而能噤若寒蝉地等候它在未来成为“得”。
或者，寄生的此世，无所谓既定的得与既定的失？
两者不断互相牵动、更替，轮流作为“得”，也轮流作为“失”。
涧岸，掬水浣面，一股清凉逼走五内的浊气。
啊！
若我不曾沉醉于尘世里，此时如何能感念涧水赐给我的冷冽？
忽然，涧岩背后，传来窸窣的脚步声，我怀疑是一只睡渴了的小兽，待到眼前，原来是一位布衣老者。
他将一只木桶掷于涧面，自己嚯嚯地喝两口水，汲水，提着木桶走了。
竟不曾发觉我，好像我是一块多长出来的岩石罢了！
在深山里乍见人迹，我不知如何启口，想起这几日来，一直禁语着。
“啊——！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嘴边涌现出来。
为了涧水，也为那位老者。
沿着水迹，拨开枝丫横生的茂林，眼前已不见老者，正在迟疑，忽然听得几声咳嗽，从侧边的密林传来，林间回荡着薄薄炊烟，老者已经生火了。
数间茅草搭成的屋舍，安静地在四季里养老。
庭前铺着木板路，大约是山中欠石，随手劈了枯木，参差拼着，久而久之，木板与泥土咬合了，走起来倒也稳健。
两棵高耸的老松算是院门，去岁的针叶随意散落，也不扫，也不扬，旧针新叶就这么上上下下缝出一小块人间。
我于松间小坐，拿不定主意是否与他招呼？
灶房外传来劈柴的声音，间杂着他使力的鼻哼。
我应该打扰他吗？
还是继续我的旅程？
但是，这格局逍遥的屋舍，又引起我的好奇，数间草舍住的是谁呢？
原以为会有稚子奔出，或老妇踱来，却只有晨风牵我衣袖，春阳都已经高挂了。
“老……老伯！
”　我站在他背后。
他回头，“啊！
……人！
”吃惊地嗫嚅着，稀疏的白髯像松萝依附于朽木；眼神炯炯，似那潭山涧，倒叫我不知下文了。
“来，你劈！
这块木头咬定斧头咧！
”　他突然伶俐起来，豹子似在灶前露身手，不必回头，已闻得粮食的香味了。
“我瞧瞧！
……还不错，赏你粥吃！
你提醒我骂那砍柴的，少捎这种硬脾气木头给我，十把斧头不够它嚼！
咱们吃粥，我饿了！
呵，大日头好，我晒死你这块坏木头！
吃粥吃粥！
”　他摇铃似的一串话，倒让我拘在胸口的那套知书达理、待人接物，全轰了！
竹桌上，一碟花生米，一盘酱瓜，两碗粥喘着白烟。

粥气扑在脸上，恍惚间，竟错觉自己是草舍的少主了。
他也不招呼，仿佛什么事都不比吃粥重要，就算皇帝来了，也得等他喝完粥再说。
嚼花生米像嚼珠玉，眉也不皱。
猛地吐出一句话：“打哪儿来的，你？
”我朝山外比了比。
“村来的！
十八拐的还是三十拐的？
”我一脸狐疑。
“咳！
十八拐的我熟，三十拐的不熟。
我告诉你，十八拐的好人多，三十拐的肠子弯弯曲曲，专使坏！
”我懂了，从草舍算去，拐十八次路口有个村；三十拐的也有座村。
他嚯嚯喝光两碗粥，忽然吊起一只眼觑我，好像在想极遥远的事。
啪！
他拍筷，桌上的花生米蹦出碟子。
“难怪眼熟！
我那畜生，跟你一个大。
太阳出来啰，他打从东边出门，太阳滚到西了，他没回门，你瞧瞧，迷路了，我这么想。
这年头，做爹的一个样儿，做儿子的一个样儿；老的迷够了，换少的迷……”我停着，等他把话数全，但他挟花生米嚼，仿佛话都在里头了。
“你哑巴啦？
不吭气儿！
”他提掇我。
“我……我饱了！
”“饱啦！
收拾收拾，干活去！
”他又豹子似的窜到另一间屋，提着一顶斗笠，操起一根扁担出门，走了几步，又走回头：
“我上三十拐骂人！
你，自个儿管吃管住，洗碗、晒柴、打水、院子画一画，看着办！
哦，别动那只鸡，我许人啦！
”还是那身布衣，忽然灭了迹。
山中无岁月，却住着这么个老人，从他健步如飞的鞋法，看不出沾过多少泥沤。
洗碗、晒柴、打水、扫院子，照着办了，老爹。
掩在三两株桃树背后，另一间草舍里，我惊见漫散于地的书卷！
蛛网恣意牵连，山中潮气蒸出书霉。
缺页的，想必是翻读过勤断了线，如今道理拢不合了。
手批的朱字多已湮灭，遒劲的笔法不难看出少年血气，此时却如黄土岗上的点点鬼火。
一只鸡从书堆里钻出来，兀自朝院心踱去，也不啼。
才看见，鸡所窝藏的角落，蓬头散发着一幅字，鸡羽、尘垢已作了注疏。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下联呢？
不见下文了，莫非拿去塞窗棂的潲雨，还是烹茶时的火信子？
我掩门而出，有一股郁闷的冤气从胸内涌上喉间，终于沉沉地“啊——”了出来。
鸡啄松针，扒弄旧泥。
似乎暗示我，汉唐风流，都在它的爪隙。
下文呢？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这不欲多言的深山里。
　　日已西斜，出门的人尚未回门。
难道老的等过少的，捉得今日，换少的等老的？
　　柴房后，莽莽苍苍野林子，那两座书着姓氏名讳的墓，想必听出劈柴的刀法不是你。
但是，她比我更早知道，你许了一只鸡给她；而另一个人，他一日不回门，老爹爹，你一日不赏他粥吃。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媒体关注与评论

简媜，是《台湾文学经典》最年轻的入选者，也是台湾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
——中国新世纪读书网

编辑推荐

简媜描摹中国山水诗独特的美学之境，当三毛离我们远去，现在我们枕边放着的，是简媜。振衣于千仞岗、闲坐于江岸，听流水为你说书，登山、踏野、游江、问樵、访叟、怀古于每一首山水诗中邂逅一位旅人。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